



02234

孟子卷之五上

漢趙岐註



宋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凡九章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

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孟子卷五萬章一稽古樓

萬章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孟子言

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戾而思慕也

朱註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闕下謂

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

書大禹謨篇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

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

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

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恕苦八反其平聲

然則舜怨乎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旻天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爲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恕恕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於我何哉言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

朱註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恕無愁

孟子

卷五萬章

二

稽古樓

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
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
能爲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
以爲孝也若自以爲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
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得
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

歸爲去聲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堯使九子事舜以爲師以二女妻舜百官
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饋禮以奉
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
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
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
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
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
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

猶晉獻公之子九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將遷位而禪之順愛也爲不愛於父母其爲憂愁若困窮之人無所歸往也

宋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

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四

稽古樓

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欲貪也言爲人所悅將見禪爲天子皆不足
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爲可以解己之
憂

朱註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
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
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
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

孟子

卷五

萬章

五

稽古樓

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好少

皆去

慕思慕也人少年少也不得於君失意於
君也熱中心熱恐懼也是乃常人之情若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年七十
而慕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
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
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

五十也此章言大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

朱註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

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

謂幼艾義與此同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

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

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

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

孟子

卷五 萬章

六

稽古樓

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

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

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

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類直

萬章謂詩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舜合信

此詩之言何爲違禮不告而娶也

朱註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信誠也誠如

此詩之言也懟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妻去聲

萬章問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孟子言帝堯

孟子

卷五上

萬章

七

稽古樓

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

朱註

以女爲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威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于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

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
憂象喜亦喜

抵都禮反忸女六
反忸音尼與平聲

萬章言瞽瞍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
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卽旋從階下瞽瞍
不知其已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

卽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蓋揜其井以

孟子

卷五

萬章

八

稽古樓

爲舜死矣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
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象言謀覆於君而
殺之者皆我之功欲與父母分舜之有取
其善者故引爲己之功也欲以牛羊倉廩
與其父母而自取干戈琴張也抵天子曰
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二嫂娥
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象見舜牛在
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

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茲此也象素不至其宮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眾汝故助我治事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惡已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方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宋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

孟子

上

卷五

萬章

九

稽古樓

九

稽古樓

九

稽古樓

九

稽古樓

九

稽古樓

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旣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中出去卽其事也象舜異母弟也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威皆也績功也舜旣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爲己功也干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

也抵闕弓也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媿堯二女也棲牀也象欲使爲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卽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己思君之甚故來見爾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己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爲至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

孟子

卷五

萬章

十

稽古樓

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
產智子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
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與平聲校音故又音
教畜許
六反

僞詐也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至誠而詐
喜以悅人矣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

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子國之子公孫

孟子

卷五

萬章

十一

稽古樓

僑大賢人也圉圍魚在水羸弱之貌洋洋

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

曰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喜得魚之志也方

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

之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問舜是亦

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喜也此章言仁

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朱註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圍困而未舒

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

孟子

卷五

萬章

十一

稽古樓

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萬章怪舜放之何故孟子言舜封象於有庫或有人以爲放之

朱註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

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

萬章曰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
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
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
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
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
可謂親愛之乎庠音鼻

言舜誅四佞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

仁人用心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

孟子

卷五

萬章

十三

稽古樓

弟則封之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
愛之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既已為天
子弟雖不仁豈可為匹夫

朱註

流徙也共工官名驩兜人名二人比

周相與為黨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
君也極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
功皆不仁之人也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
廬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廬之

地也未知是否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
有庫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
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蓄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
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
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
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庫此之謂也

曰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

孟子

卷五

萬章

十四

稽古樓

而納貢賦與之比諸見放也有庫雖不得
賢君象亦不侵其民也雖不使象得豫政
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
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
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閒歲歲自至京
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庫之君者實
親親之恩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
辭孟子以告萬章言此乃象之謂也

此章
言仁

人之心
如是也

朱註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上卷五 萬章 五 稽古樓

孟子

上

萬章

五

稽古樓

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

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
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
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
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
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
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
二天子矣

朝音潮岌
魚及反

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

孟子

卷五

萬章

六

稽古樓

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蹙不
自安也孔子以爲君父爲臣岌岌不安故
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孟子言不然也
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
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
農事也孟子言舜攝行事時未爲天子也
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
母也遏止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日一王一不得並也

朱註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古語也蹙顛

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

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

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堯在

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

又引書及孔子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

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合

孟子

卷五 萬章

十七

稽古樓

爲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徂

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

謂死爲徂落過止也密靜也八音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樂器之音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旣得聞命矣詩

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而舜旣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

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

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舜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也詩言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

孟子

卷五

萬章

六

稽古樓

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文詩之文章所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爲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

臣不可謂皆爲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朱註不臣堯不以堯爲臣使北面而朝也

詩小雅北山之篇也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王臣何爲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

可臣其父也文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

孟子

卷五

萬章

九

稽古樓

大雅篇名也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

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

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己意迎取作者

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

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

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早而非真無

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

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

尊之至瞽瞍爲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極也詩言周武王所以長言孝道欲以爲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朱注言瞽瞍既爲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缺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下

稽古樓

之養此舜之所以爲尊親養親之至也豈有缺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爲天下法則也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

書尚書逸篇言舜既爲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爲

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

此章言孝

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過於蒸蒸而執子之政者也

朱註書大禹謨篇也祇敬也載事也夔夔

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主

稽古樓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萬章欲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言堯不與之天子不能與謂當與天意合之非天命者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

朱註

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

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言誰與之也孟子言天與之

朱註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
諄反

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

朱註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
下同

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

孟子

卷五
上
萬章

三
稽古樓

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

朱註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

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

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

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

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

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下反下同

萬章欲知示之之意孟子言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

朱註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

必用之舜爲天人所受是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

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

孟子

卷五上

萬章

三

稽古樓

三

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治去聲

萬章言天人受之其事云何曰百神享之

祭祀得其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

也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

相去聲胡音湖大音扶

舜相堯二十八年之久非人爲也天與之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胤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

孟子

卷五上

萬章

二五

稽古樓

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朱註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卽豫州也訟

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泰誓尙書篇名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也

朱註

自從也大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

視聽民之歸舜，則此則天與之可知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

朝音潮

萬章問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

有之否乎？孟子言：「隨天如何耳。」

朱註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

藏處。啓禹之子也。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十五

稽古樓

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於命也

之相之相並去聲

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之益又未久故也莫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也

朱註

堯舜之子皆不肖而舜禹之爲相久

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啓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爲而自爲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

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

論語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

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

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十一 稽古樓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

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襲父之位非匹

夫故得有天下也益值啓之賢伊尹值太

甲能改過周公值成王有德不遭桀紂故

以匹夫而不有天下

朱註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

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

如啓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相王皆去聲

艾音艾
孟子卷五

萬章

天

稽古樓

伊尹以太甲顛覆典刑放之於桐邑處居也遷徙也居仁徙義自怨其惡行艾治而改過以聽伊尹之教訓己故復得歸之於亳反天子位也

朱註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

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程子曰古人謂歲爲年湯崩時外丙方

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
二說未知孰是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
桐湯墓所在艾治也說文云芟草也蓋斬
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周公與益伊尹雖有聖賢之德不遭者時

朱註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孟子

卷五 萬章

无

稽古樓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

禪音

然孔子言禪繼其義一也

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

正不足則賢位莫繼者也

朱註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

有私意於其閒哉。尹氏曰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

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

聲下

萬章問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

朱註要求也按史記伊尹欲行道以致君

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

味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

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

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

孟子卷五萬章三稽古樓

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

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

孟子謂否不是也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

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

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覩也千駟四千

匹也雖多不一盼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

亦不以取於人也

朱註莘國名樂堯舜之道者誦其詩讀其

書而欣慕愛樂之也駟四匹也介與草芥之芥同言其辭受取與無大無細一以道義而不苟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囂五高反又戶驕反

湯聞其賢以玄纁之幣帛往聘之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居畎畝之

孟子

卷五上

萬章

三

稽古樓

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朱

囂囂無欲自得之貌

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旣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

爲堯舜之民

宋註幡然變動之貌於吾身親見之言於我之身親見其道之行不徒誦說嚮慕之而已也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子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我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先悟覺者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悟此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

宋註

此亦伊尹之言也知謂識其事之所

當然覺謂悟其理之所以然覺後知後覺如呼寐者而使之寤也言天使者天理當然若使之也程子曰予天民之先覺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

覺亦非分我所有以予之也皆彼自有此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伊尹思念不以仁義之道化民者如已推排內之溝壑中也自任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命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曰子弗克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

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之言蓋取諸此是時夏桀無道暴虐其民故欲使湯伐夏以救之徐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堯舜揖遜而伊尹說湯以伐夏者時之不同義則一也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

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
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

枉己者尚不能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
正天下者也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
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
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爾
焉能挽我也歸潔於身不污己而已

朱註辱己甚於枉己正天下難於正人若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伊尹以割烹要湯辱己甚矣何以正天下
乎遠謂隱遁也近謂仕近君也言聖人之
行雖不必爾然其要歸在潔其身而已伊
尹豈肯以割烹要湯哉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

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
割烹牛羊爲道

朱註

林氏曰以堯舜之道要湯者非實以

是要之也道在此而湯之聘自來耳猶子貢言夫子之求之異乎人之求之也愚謂

此語亦猶前章所論父不得而子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

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

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

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五

稽古樓

也

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

朱注

伊訓尚書篇名孟子引以證伐夏救

民之事也今書牧宮作鳴條造載皆始也

伊尹言始攻桀無道由我始其事於亳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

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

之也

癰於容反疽七

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癰疽之醫者也瘠

環侍人也衛君齊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
言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
爲之辭爾

朱註

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爲主人也癰疽

瘍醫也侍人奄人也瘠姓環名皆時君所

近狎之人也好事謂喜造言生事之人也

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

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

孟子

上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
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

義無命也

讎如字
又音讎

顏讎由孔子以爲主彌子因子路欲爲孔

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

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

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

命者也

朱註顏離由衛之賢大夫也史記作顏濁

鄒彌子衛靈公幸臣彌子瑕也徐氏曰禮主於辭遜故進以禮義主於斷制故退以義難進而易退者也在我者有禮義而已得之不得則有命存焉

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

陳侯周臣

要平聲

孟子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諡爲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爲楚所滅故無諡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爲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阨難何爲主癰疽瘠環者也

朱註不悅不樂居其國也桓司馬宋大夫

向魍也司城貞子亦宋大夫之賢者也陳
侯名周按史記孔子爲魯司寇齊人饋女
樂以閒之孔子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
司馬魍欲殺孔子孔子去至陳主於司城
貞子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然猶擇所主
況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
事乎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孟子

卷五 萬章上

三

稽古樓

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

近臣當爲遠方來賢者爲主遠臣自遠而
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
幸之臣是爲凡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爲
聖人乎 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

朱註

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

王者而其人可知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

食音剛好去聲下同

人言百里奚自賣五殺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繆之相實然不孟子言好事毀敗人之德行者為設此言也

朱註

百里奚虞之賢臣人言其自賣於秦

孟子

卷五上

萬章

堯

稽古樓

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之食牛因

以干秦穆公也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

屈求勿反乘去聲

垂棘美玉所出地名屈產地良馬所生皆

晉國之所寶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之不欲

令虞公受璧馬而假晉道

朱註 虞虢皆國名垂棘之壁垂棘之地所

出之壁也屈產之乘屈地所生之良馬也

乘四匹也晉欲伐虢道經於虞故以此物

借道其實欲并取虞宮之奇亦虞之賢臣

諫虞公令勿許虞公不用遂爲晉國所滅

百里奚知其不可諫故不諫而去之秦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

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

孟子

卷五

萬章

四

稽古樓

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

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

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

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

爲之乎

相去聲

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

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君之爲汙是爲不智

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爲
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
是言其實賢也人自鬻於汙辱而已輔相
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尙不肯
爲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爲之乎此章言君
子時行則
道不爲苟合而爲正者也

宋

自好自愛其身之人也孟子言百里

奚之智如此必知食牛以干主之爲汙其

孟子

卷五

萬章

聖

稽古樓

賢又如此必不肯自鬻以成其君也然此
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孟子直以事理反
覆推之而知其必不然耳。范氏曰古之
聖賢未遇之時鄙賤之事不恥爲之如百
里奚爲人養牛無足怪也惟是人君不致
敬盡禮則不可得而見豈有先自汙辱以
要其君哉莊周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
故飯牛而牛肥使穆公忘其賤而與之政

亦可謂知百里奚矣伊尹百里奚之事皆
聖賢出處之大節故孟子不得不辯尹氏
曰當時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以其不
正之心度聖賢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孟子卷之五上終

孟子卷之五下

漢 趙岐 註

宋 朱熹 集註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

孟子 卷五下 萬章

稽古樓

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

足以配於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

誦述至於數四蓋其蓄意者也義見上篇

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

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

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潔懦弱

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朱註橫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

分辨懦弱柔弱也餘並見前篇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
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
後覺子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此道覺此
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
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
孟子卷五萬章

之重也

與音預

說與上同

朱註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
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
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
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
由然不心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裋裸程

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宋註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先歷反

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壺也魯父母之國

孟子

卷五 萬章下

三 稽古樓

遲遲不忍去也是真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

宋註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

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或曰孔子去魯不稅冕而行豈得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

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道也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宋註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

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四 稽古樓

孔氏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

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治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

宋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爲一大聖

孟子

卷五

萬章

五

稽古樓

之事猶作樂者集眾音之小成而爲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眾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爲始終而爲一小成猶三子

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爲重故特爲眾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然也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鐃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闕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閒脈絡貫通無所不備則合眾小成而爲一大成猶亂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

孟子

卷五

萬章

六

稽古樓

經之言故兒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

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中去聲

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詞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未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

手用巧意乃能中也。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

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小同而大異者也

朱註此復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

義見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

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

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

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眾理所

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

孟子卷五萬章七稽古樓

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

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

行於四時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

北宮錡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

朱註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

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詳悉也不可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已之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籠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

朱

當時諸侯兼并僭竊故惡周制妨害

己之所爲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孟子

卷五 萬章下

八

稽古樓

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士
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
列尊卑之位凡五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
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

朱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

施於國中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凡此四等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十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朱註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

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

孟子

卷五 萬章下

九

稽古樓

儀父之類是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

朱註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

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祿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朱註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

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

孟子

卷五 萬章 下

十

稽古樓

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

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

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

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

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

府史胥徒也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皆助

法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

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

田之入而已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宋語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

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

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孟子

卷五 萬章

十一

稽古樓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宋語

二卽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

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

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

九人上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

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
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

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此章言聖

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紀言其大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

孟子卷五 萬章 三稽古樓
朱註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

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

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

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

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

可也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

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

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

漢儒一時之傳會柰何欲盡信而句爲之

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問朋友之道也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

朱註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

孟子

卷五下

萬章

十三

稽古樓

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

乘去聲下同

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

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

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

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人屈

禮而就之也

米註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張子

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

費音秘般音班

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

孟子

卷五 萬章

十四

稽古樓

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

宋註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

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其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非王

公之尊賢也

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
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夫國之君如晉平公者也亥唐隱居陋巷
晉平公嘗往造之蔬食不敢不飽敬賢也
終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位職祿
皆天之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
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
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

宋註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唐言入公

孟子

卷五
下

萬章

五

稽古樓

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飯也
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也范氏曰位曰天
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
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

舜尙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
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
之於貳室堯亦就享舜之所設更迭爲賓

主堯以女妻舜卒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朱註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

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

貴尊賢其義一也

孟子

卷五下

萬章

六

稽古樓

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

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

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

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下載為法者也

朱註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

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

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

友匹夫而不為詘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

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必

稱之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萬章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爲可也孟子言
當執恭敬爲心

朱註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
接也

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
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

孟子

卷五

下
萬章

十七

稽古樓

恭故弗卻也

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然也
孟子曰今尊者賜己已問其所取此物寧
以義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爲不恭
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

朱註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萬章

疑交際之間有所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
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

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心知其不義以他辭讓無受之不可邪孟子言其來交求己以道理其接待己有禮者若斯孔子受之矣蓋言其可受之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大

稽古樓

朱註 萬章以爲彼旣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閒而卻之直以心度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贖問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

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
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誨是不待
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
爲烈如之何其受之

與平聲誨書
作慈徒對反

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如是而以禮道
來交接已斯可受乎孟子曰不可受也康
誥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者於也殺於
人取於貨罔然不知畏死者讒殺也凡民

孟子

卷五

萬章

九

稽古樓

無不得殺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
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
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

朱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

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爲苟不問其
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
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
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

譬無凡民二字敬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
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
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卽誅者也如
何而可受之乎殷受至爲烈十四字語意
不倫李氏以爲此必有斷筋或闕文者近
之而愚意其直爲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
之可也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

孟子

卷五

萬章

二十

稽古樓

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
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
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
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
較孔子亦獵較獵猶可而况受其賜乎

較音扶
較音角

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履

畝強求猶禦人也欲善其禮以接君子君

子欲受之何說也君子謂孟子也孟子謂
萬章曰子以爲後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
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
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改者也殷之衰亦
猶周之末武王不盡誅殷之諸侯滅國五
十而已知後王者亦不盡誅也謂非其有
而竊取之者爲盜充滿至甚也滿其類大
過至者但義盡耳未爲盜也諸侯本當稅
民之類者今大盡耳亦不可比於禦孔子
隨魯人之獵較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
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爲吉祥孔子不違
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獵較尚猶可爲
况受其賜而不可也

朱註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
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
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

孟子

卷五

萬章

五

稽古樓

教而誅者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爲眞盜其謂非有而取爲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爲眞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尙猶或可從况受其賜何爲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爲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爲獵而較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與十

聲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萬章問孔子之仕非欲事行其道與孟子曰孔子所仕者欲事行其道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爲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卽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簿正之器度珍食難常有之絕則爲不敬故獵較以祭也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爲不去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爲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不見用占其事治而退足以行之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朱註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

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

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
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
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
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
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
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
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
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畱於一

孟子

卷五

萬章

五

稽古樓

國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
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
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卿季桓子秉國之政
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
靈公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
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畱以

答之也。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
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
入蓋仲尼行
止之節者也

朱註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

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
卿季孫斯也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
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輒也因孔子仕魯而
言其仕有此三者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
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

孟子

卷五 萬章
下

五

稽古樓

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尹氏曰不聞
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
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
不可曉不必強爲之說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
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才
聲下同

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居貧親老而
仕者娶妻本爲繼嗣也而有以親執釜竈

不擇妻而娶者

朱註仕本為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

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

而亦有為不能親操井臼而欲資其餽養

者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為貧之仕當讓高顯之位無求重祿

朱註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

孟子卷五萬章三稽古樓

出處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平惡

聲柝音託

辭尊富者安所宜乎宜居抱關擊柝監門

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樵之也或曰柝

行夜所擊傳曰魯擊柝聞於邾

朱註柝行夜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

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故惟抱關擊柝

之吏位卑祿薄其職易稱爲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爲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

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

乘去聲茁粗
副反長上聲

委烏鴛反會丁
犛反當丁浪反

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

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

孟子

卷五
萬章
下

七

稽古樓

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

朱註此孔子之爲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

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

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爲賤官不以爲辱

者所謂爲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

恥也

朝音潮

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

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為己之恥是以君子

祿仕者不處大位

此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

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

朱註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

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

辭尊富而寧處貧賤也。尹氏曰言為貧

孟子

卷五下

萬章

天

稽古樓

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

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

侯非禮也

託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孟子謂

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

侯得為寄公也

朱註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

祿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謂之寄公士無爵
止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
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萬章問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
乎孟子曰受之也萬章曰受粟何義也氓
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國當周其窮之况
於士乎

孟子

卷五

萬章

五

稽古樓

宋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
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
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
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

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

也周者謂周急廩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
禮賜橫加也孟子曰士不敢受賜萬章問

何爲不敢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
士不仕自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爲不恭
故不受也

宋 賜謂子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
禮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
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役蓋自是臺無
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亟去聲下同標
喜杓使去聲

萬章曰君禮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
續而常來致之乎將當輒更以君命將之
也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闕數餽
鼎肉子思以君命道故不悅也於卒者末
後復來時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

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伋子
思名也責君之不優以不煩而但數與之
食物若養犬馬臺傳曰僕臣臺從是之後
一臺不持餽來繆公愠也愠恨也孟子譏繆
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
其道又不能優養終竟之豈可謂能悅賢
也

朱註

丞數也鼎肉熟肉也卒未也標麾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五

稽古樓

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
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餽時麾使者出拜
而辭之犬馬畜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
賤官主使令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
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况
又不能養乎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
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

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已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將者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將盡復送厨宰之人日送其肉不復以君命者欲使賢者不咎以敬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爲鼎肉使已數拜故也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五

稽古樓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下女字去聲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

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尊帝位也

此章言知賢之

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者也

宋註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贊同

萬章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

孟子卷五萬章

三 稽古樓

取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眾也庶眾之人未得爲臣傳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孟子言未爲臣則不敢見之禮也

宋註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萬章謂庶人召使給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自往見何也孟子曰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當見君故往見不義也

宋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

孟子

卷五 萬章下

孟

稽古樓

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

爲並去聲

且君何爲欲見而召之萬章曰君以多聞而賢是欲見之也孟子曰安有召師召賢之禮而可往見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

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

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魯繆公欲友子思子思不悅而稱曰古人

曰見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邪孟子云子思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友君弟子不可友師也若子思之意亦不可友況乎

孟子

卷五下

萬章

五

稽古樓

可召之

朱註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

召之意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

喪息浪反

朱註

說見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

以旂大夫以旌

萬章問招虞人當何用也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旌有鈴者旌注旄于首者

朱註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春秋傳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仕之臣通帛曰旃士謂已仕者交龍爲旂析羽而注旄于之首曰旌

孟子

卷五下

萬章

五

稽古樓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且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尙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

朱註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

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

言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門如閉禮也視比也詩言周道平直君子履直道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效君子守死善道也

孟子

卷五下

萬章

三

稽古樓

朱註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

言其平也矢言其直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與平聲

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萬章問

孔子爲之非與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顯倒詩云顯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此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

朱註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

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

孟子

卷五下

萬章

三

稽古樓

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

朱註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

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
高下以爲廣狹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尙論古之人頌
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
是尙友也

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
也尙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
國近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

孟子

卷五

萬章

三

稽古樓

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
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
好上友之人也

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者也

朱註

尙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

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觀其言而不
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也
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眾矣猶以爲
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

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孟子言王問何卿也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王卿也王問貴戚之卿如何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孟子

卷五 萬章

四

稽古樓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爲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王聞此言愠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

朱註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

正義對

朱註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
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望

稽古樓

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反覆諫君而君遂

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

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

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

朱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

之義親疏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貴戚

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必大過而不聽乃

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

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

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行之於昌邑此又
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孟子

卷五

萬章

墨

稽古樓

孟子卷之五下終

